



草无名

张念龙(黑龙江)

每每走在连着家与单位间的大坝上，看到两则杂草丛生，我都努力地去想，这种草叫什么名字，那种草叫什么名字。有些我能叫出来，而大多数我都叫不出来。而这些草从我记事起就看得见，但我只知道它们的存在，却一直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是这些草没有名字吗？当然不是。草并非无名，只是它们的存在，我们往往视而不见，见而不问，以致不知道它们叫什么。但它们本来有名字，只是不能吃，或者说不适合吃，不能用，或者说生活中用得少，慢慢地就被我们忽视了，被我们遗忘了，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但对于这些无名的杂草，我们的关注并不会影响它们成长的骄傲与自豪。记得小时候传唱度颇高的一首歌的歌词中这样写道：“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啊母亲把我紧紧拥抱。”

是啊，在植物的世界里，最低矮的莫过于小草，最平凡的莫过于小草，最容易被他人遗忘的依然是小草。遗忘也就遗忘了，但这丝毫不影响小草的自在成长，它淡淡地，或者在你的视线里，或者在你的遗忘中，或者在你视而不见的漠然下自在成长。你记得也好，忘记也罢，见或不见，看或不看，它依然在。

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颗草，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是平凡的。在历史与时间面前，人是如此渺小，我们都是那匆匆的过客，如惊鸿一瞥，如云烟逝去，如流星划过。但这并不证明我们的缺席和离开，而恰恰证明着我们的存在。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世界的某一角落，即便无法高扬，但从不自卑。

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颗草，人来人往，相遇相离，都在彼此的记忆中，又或者在彼此的遗忘里。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可能从此陌路，也可能成为传奇。但是每个人不会因为别人的不理和冷漠而放弃自我的成长，不会因为别人的多看或关注，就改变自己成长的方式。

这也许就是每个人个性的原因所在吧！草无名，尽管无名，但它却以自己的方式生长，把根扎在雨水充足的地方，汲取雨露，沐浴阳光。人无名，尽管无名，但却以自己的方式站立，向着阳光的方向，在时空的一隅里，在岁月的兜转处，在谁都不曾注意的拐角，守望着最平凡、最朴素、最默默无闻的一份坚强。

草无名，人无名，但无名不是枯萎，无名不放弃，而是积极向上，是刻在骨子里的那份执着与坚强。

今夜，它们都在各自的梦里沉睡
今夜，它们都在各自的故乡怀抱梦想
今夜，没有星光，只有稻叶含香
今夜，没有故乡，只有远方
今夜，只有凉风吹冷的夜晚
今夜，一只鹰矗立于思乡之石上
如我一样的沉默不语

思乡的石头

那些贫穷的，忧伤的，
面庞清瘦的石头
那些疼痛的，抒情的，
十指冰凉的石头
那些沉默的，不说话的，
土地上奔跑的石头
都是坐满我心内的石头

现在，那些被岁月追赶的树叶
将一些绿色隐藏到了光阴的背面
晨光中，从未往住的人和事
一半交给白天，一半融入暮色
余下的阳光，绿叶，希望，梦想……
在一些明亮的日子里

晨光中的事物

（外一首）
韦联成(广西)

我热爱，这些晨光中的事物
清风，像青草一般摇晃
几只麻雀，在树枝上感受着风
我在木窗上感受开启的黎明

此刻，阳光正穿越露水和浓雾
一丛黄菊绽放在篱墙边
把叶脉下的阴影扩大到了墙上
整个清晨，我都在和一束阳光赛跑

乡村晨曲

王生虎(江苏)

花鸭钻出门洞，扑棱着翅膀，欢快地冲向池塘。
一夜幽梦，池塘尚未醒来。花鸭们调皮得很，非但没有屏声静气，反而肆无忌惮，把池塘光洁的脸面踩成了大花脸。闹够了，花鸭们才停下来梳妆打扮，镜中靓影，让它们愈加兴奋。它们尽情伸展腰肢，“呱呱呱”欢呼雀跃。欢呼声引得一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盘旋着，降落在一丛水草上。花鸭们瞬间安静，偏着脑袋，打量着这个闯入自己领地的外来客。它们发现，白鸟除了

拥有一双大长腿，一袭素衣，瘦骨嶙峋，并没有它们长得丰腴漂亮。花鸭们放下心，谁也没有招呼不速之客的闲情，比赛般扎着猛子，探秘水底世界。

池塘睡梦正酣，被花鸭乱了妆、搅了梦，气得七窍生烟。烟雾攀着芦苇的枝干，傍着水草的嫩叶，偷偷析出水面。起初，雾气丝丝缕缕，浅浅淡淡，不仔细瞧根本看不见。渐渐的，雾气胆子大了起来，不再藏着掖着，从空旷的地方袅袅升起，仿佛老渔翁在空中收着渔网，收啊收啊，怎么也收不完。到后来，

雾气更加恣意，整个池塘仿佛要开了锅，根本看不清水面。绵绵不断的雾气，汇聚成一团团白云，柔滑得像绸缎一样，在水面悠来荡去。雾团越来越多，越来越厚，成了天地间的主宰，雪了树梢，白了田野。然而，雾团貌似坚韧，其实纤柔。初升的太阳，顽皮地跳上半空，迫不及待地取出胭脂，悄悄涂抹大地。雾气被太阳的气息沾染，生动起来，红了脸，酥软了身体，美艳不可方物。

晨钓的人，三三两两来到池塘边，和食，撒饵，互问早安。朗朗的

笑声，在浓雾中犹如天际惊雷，声音虽小，却仿佛滚动在耳边。花鸭们受到“雷声”惊吓，不辨方向四处乱撞，它们心惊胆战，借着浓雾遮掩，悄悄爬上岸，集聚着落荒而逃，连那只不知名的白色大鸟，也在浓雾中失去踪影，想必自来处来，向何处去了。

太阳来了，雾羞涩地躲开，浓浓雾气，渐轻渐淡。池塘发完牢骚，慢慢平静，现出蓝天清新的模样。就在这时，乳白的鱼漂，出现一丝扣人心弦的颤动，不用说，这又是一个收获满满的清晨。

故园的印痕——耕织散忆

杨闻宇

样的罢。

男耕女织，男人经营于野，女人被称作“当家的”“屋里人”，烧火做饭，纺织缝纫，生儿育女，打理家务。

当年，我们家也有一台踏盘式的织布机。“当家的”坐在半人高的横板上，两脚交互上下踏动木盘，一手投梭、一手扳动经停板，四肢默契配合，左右投送的木梭燕子掠地那样交递如飞……经纬老半天，才织出半寸长的一绺平布。朝朝暮暮，月底灯下，机杼声息而平布成匹，当清新光洁的布卷从机轴上卸下来时，人们才发现那木梭、经停板，旁边拐线的木拐、纺车的把柄，与那从田野上扛回来的农具把柄是同样的澄澈闪亮，统统是汗血样的枣红色了。

我在外地当兵时，居家的妻子，就是个心灵手巧、邻里羡慕的织布能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终始不断的机杼声，是从织女们手底谱成的最悦耳的旋律。勤勉的妻子因久坐织机，就连臀部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后来随军而离开故园，不再纺织，这遗留下的茧子，却是多年里也没能消褪。春秋寒暑，芸芸众生都能感受到织女的可亲可敬，可有人晓得——平凡得不能再普通的“织女”二字，是多少

个日日夜夜“苦”出来的，“熬”出来的。

家里灶台前的木墩(烧火时坐下稳当)，右侧掣动风箱的手把，檐前水井口上圆洞形的井台石，或淡黄，或乳白，从来不见擦拭，却是光洁明亮，常用常新。我家门口右侧的门墩石是一菱形青石，劳作间隙小憩时随便打坐，光溜溜的，人见人爱。我考上中学行将住校，算是第一次离家门，母亲坐在门墩石一边为我的新织布衫上扣子，一边一把把地抹眼泪……

学校毕业后从戎于西北，妻子是在我即将40岁的那年随军的。告别老家的简便行装里，她只选取了天天使用着的那根擀面杖，三尺来长，沉甸甸的，枣木制作，是从我家后院大枣树上截取的一段，通体润泽，至少也浸渍过祖母、母亲、妻子三代人辛勤的汗水。其实，随军以后，这擀杖并不常用，妻子选中它，纯粹是出于对家园的依恋。

部队大院里，我们搬过几次家。可惜，在一次搬进新楼时，单单就不见了这根擀杖，妻子为此惋惜了好几天。我们的住地处于黄河之滨，夜里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斜挂的眉月，我则疑心，这擀杖是化成了一条蛟龙，悄悄潜入黄河浪里去

了——热土难离啊，黄河所向的东方，正是我们故园之所在……

“耕夫”“织女”，这是造化之神编织的平实素雅的两大花环。当这花环被赐予尘世间的男女之际，也正逢他(她)们生命里上好的年华，最盛的岁月。农具家什上所敷染着的光泽，悄悄静，从未引人留意，可这光晕，又绝非一日之功所能致成。天下平凡的事物之所以珍贵，正是因为其背后往往凝结着数不清的苦焦、劳倦、困顿和辛酸。既然这样的光泽是披星戴月、久久劳作的沉淀，是天下劳动者烙印在大地上的印痕，视之为沧海桑田所回报于日月星辰之光晕，沟通天地，也未为不可——因为传说里天上有令人敬仰的牛郎和织女。

泰戈尔有一句弥足珍贵的名言：“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老辈亲人相继离世，回归大地，“死者长已矣”，人亡却不等于灯灭。我与老伴的生命旅途走得再远，也难以忘却先辈们传递着的生命的光泽——这光泽如同他们在世时的明眸，注视着我们，也照拂着我们前行的路径，让我们行进中的脚步不敢稍有懈怠。



绿云

郭华悦(福建)

乡间有一种云，翠绿翠绿的。就像在老宅一带，于喧嚣中，显出一份独特的幽静。老宅，大多是平房。如今，老人大多不在，而年轻人又在外谋生。

于是，老家的老房子，便终日与绿云为伍。

这绿云，来自于围绕着老宅的两棵老树。这两棵老树，一棵是龙眼树，一棵是芒果树。从年龄上说，这两棵树，与老宅经历的岁月，一样长。自从老宅建好，树也同时种下。如今，大概也有三四十年的树龄了。

也唯有这样的老树，才能产生翠绿翠绿的云。

每次回到老宅，在屋顶的时光，总多于在屋子里。特别是下过雨后，两棵老树的绿叶，泛着油亮的光。对于两棵老树，我们从不曾修剪。于是，这么多年下来，枝枝蔓蔓，一团团翠绿的“云”，飘浮在房子的上空。

站在屋顶上仰望，这些绿云，仿佛是大自然的恩赐。

绿云下的时光，是悠闲惬意的。没有压力，没有人情冷暖。搬一套小桌椅，沏一盞清茶，人在绿云下，抬眼看郁郁葱葱，侧耳听鸟鸣莺啼；往下看，亦是清清静静的一片世界。于是，恍惚间，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如今，日益被钢筋混凝土包围，这样的绿云算得上是一种奢侈。不需要费心设计，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是最好的景色。需要的，仅仅是一颗能沉淀下来的心。

年少时，哪儿懂得这样的意韵？那时，一心向往着喧嚣与浮华，总想着领略外面世界的风光。而如今，静下心来品味，才发现这或许就是骨子里一直追求的格调。

很多人，关于家的记忆中，总有着那么一片令人魂牵梦萦的绿云。这云，是云，也不是。里头承载的，不仅是大自然的风光，更是无尽的乡愁。

头汤

潘玉碧(浙江)

离开北方日久，早已忘了那儿的宴饮是什么样子，而在我生活的南方城市——浙江慈溪，家宴也好，酒席也罢，但凡隆重一点的聚会，头汤是必须要有的。

国人素来讲究“无酒不成宴，无汤不成席”，足可见汤之重要性。此间所谓的“头汤”，指的是冷盘之外上来的第一道热菜。在头汤上来之前，赴宴者轻点筷子，互相寒暄致意，以示礼貌，待到头汤上来，众人方才正式进入“食客”的角色。你说一句“别客气”，我道一声“趁热吃”，筷子勺子食具往来交错，为聚会增添了许多热闹。

对于一场宴饮来说，头汤最为人们惦记，也最容易被他人遗忘。惦记是因为上了这道汤，其余的美食就会次第上桌。遗忘似乎不需要理由，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谁还会记得“头汤”这个铺垫者呢？这一点，不只餐桌上是这样，餐桌外的世界亦是如此。

即便如此，无论贫穷或者富有，仍是家家户户离它不得，或者说舍不得离开它。其实，相比于其它菜肴，头汤的做法算是简单的，各色食材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只需倒入锅里煮熟了即可。而它的食材却堪称包罗万象：蛋饺、线粉、笋片、鲜虾、鸡丝、肉丸子、小青菜、鹌鹑蛋，因是海陆空食材都有，又名“三鲜头汤”。三鲜头汤不但味道鲜美，色彩上也煞是好看，红白黄绿诸色调都有，很是喜庆，仿佛把春夏秋冬四季都装在了一个大碗里。

碗里食材的团圆似乎是一种寓意，也是对碗外世界的一种象征。一碗头汤寄寓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举家团圆的期望，因此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全家福。